

朱晓平：欣得焚火净域，筑梦寰宇清绿

○柳体洲（2024级硕，法学院）



朱晓平校友

朱晓平，1963年生，上海人。1985年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专家、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投资建设运营了40余座生活垃圾焚烧厂。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建设功臣等荣誉。

在高考前，朱晓平一直有一个很具体的理想——成为一名“穿着西装”的工程师。小时候看的电影《第二次握手》里面，总是镇定自若、潇洒自如的工程师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报考志愿表上，他认真地写下“精密仪器系”“建筑系”两个专业，将对未来的期许通约为工程师这一志业。

1980年夏秋之交，朱晓平和另外12位上海同学一起考入清华，也成为当年上海青浦区唯一的被录取者。站在高中母校的

门口，看到大黑板上贴着大大的祝贺信，他感觉到内心微颤，骄傲与喜悦涌上心头——考上清华在此刻有了真实感。

然而入学体检结果却给朱晓平开了个玩笑——色弱，仪器仪表、精密仪器都学不了。最终，他进入了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建筑工程专业。从清华踏上工程师之旅，至今已经整整45年。

青春好闻道，土环有和声

回忆本科五年，朱晓平在土环系的学习过程无疑是享受的：“读书好像也没费太大劲，主要是很多老师讲课都非常有趣。”他的成绩也颇为突出，全年级共96人，他常年名列前五。

课堂上，老师们经常抛出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在常规思维的疆域之外，激发同学们探索的欲望和热情。直到现在，朱晓平仍记得地震学的老师半开玩笑地讲：

“你们要学好公式定理，要是能把地震引到敌人脚下就好了。”当时全国还没有几座超百米的建筑，教建筑机械的老师就把200米、300米的超高层建筑问题搬进课堂，让同学们计算相关的设计。还有班主任朱燕老师，“像妈妈一样”带着同学们。在所有善意、才智与热忱的包裹下，朱晓平轻松而愉悦地汲取知识。

课业之外，朱晓平的校园生活“红红火火”。下午四点以后的热闹操场上，班里同学们分成多个运动小组打篮球、踢足球，朱晓平也常参与其中，还专门修了一

门游泳课。“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也是此刻在他心里扎下了根，运动锻炼的意识如同“基因”刻印在了身体中，他已经坚持了几十载。到晚上，六七位好友一同出校门，往圆明园、颐和园方向，一路聊天、练练歌。夜色四合时分，晚风吹拂，吉他的声音亦随风飘荡。周末有空，朱晓平也会和班里同学相约，五六人骑车去十三陵或长城等处，在群山中寻找野趣；夜里则多借宿于乡村学校，打通铺，条件不算优渥，但足以使大家尽兴欢颜。

清华五载，朱晓平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毕业并未遮断同窗情，岳清瑞、郑超、吴明生等同专业好友如今也常常联系。几十年来，老同学们不时相约洛阳、上海、乌鲁木齐、北京等地，重温清华时光，共叙发展前程。

燃犀化腐朽，匠心夺世魁

1985年，深圳特区来清华招人。特区刚起步，机会多且工资高，朱晓平也曾动心。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组织交换生活动，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的郑大同教授要招募研究生。郑教授要做海洋平台的开发，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技术积累薄弱，而海洋平台的应用空间非常广阔，朱晓平对此也大感兴趣。询问家里人意见后，更是一句话将他留沪——“父母在，不远游。”于是朱晓平回到上海，前往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修读硕士。

1988年，朱晓平硕士毕业。同学们大多去了设计院或央企，他却选了当时相对冷清的房地产公司，理由也带着点书生意气——一方面，朱晓平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他在图书馆看过一份调研报告，上海人均住房面积3.4平方米，而

俄罗斯人均能达到30多平方米，欧洲和美国的数据也好于上海。他想，上海人的住房实在太紧张了，他由衷希望改变这个状况。于是，朱晓平进入上海工业系统下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干了七年，其间参与了上海最早的60万平方米大盘——梅陇新村的建设，也真切体会到“干大事”的成就感。

在房地产行业打拼七年后，朱晓平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契机。一位负责市容环卫的领导找到他，介绍说，上海有1000多万人，每天垃圾处理量有1.5万到1.6万吨，得有人想办法进行高效处理，这方面上海要走到全国前列。这个牵头的工作，正需要建筑方面的专业人才出马。朱晓平当仁不让，参与了上海环境集团的筹建工作和集团战略发展的编制工作；作为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和项目总经理，主持了上海第一座垃圾焚烧厂——上海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全过程。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垃圾处理行业内的鲁班奖获奖建筑。后来，朱晓平又受命组团前往欧洲和日本，了解城市垃圾处理的经验。此番考察让他更坚定了信念——在



2024国际产业合作大会（新加坡）暨中国机电产品品牌展览会上 1980 级校友合影。左1至左4：王立杰、朱晓平、郑超、岳清瑞

如上海一般土地价格高昂、资源稀缺的大型城市，垃圾焚烧应当成为主流的处理技术。

2004年，朱晓平决定离开上海环境集团，和日本留学的龙吉生博士联合创立了上海康恒公司，希望为中国垃圾焚烧事业的推进做点事。然而国内对于垃圾焚烧厂的认识，有一个从反对到认可的复杂过程，推动垃圾焚烧项目落地并非易事，谁都不愿意把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房地产商最怕“邻避”拉低地价，甚至出钱组织反对建厂的游行；居民一听垃圾焚烧则色变，生怕产生二噁英等污染物。但在国外，早有城市内建垃圾焚烧厂的先例：日本皇宫一公里外就有焚烧厂，法国的塞纳河畔建有一座焚烧厂。

康恒公司成立后，朱晓平和同事们在竭力推广垃圾焚烧技术的同时，把“邻避”变为“临利”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了让大家眼见为实，他们把监测数据实时接进各省环保厅，并在工厂大门口安装大屏显示数据，让公众得以直接监督；同时每周定时将厂区对公众开放，让公众近距离参观了解。此外，整个垃圾焚烧厂进行去工业化设计，邀请包括法国、日本在内的国际设计公司和中国的设计师进行竞标。历经七八年，在全行业的努力下，抗议声才逐渐平息，垃圾焚烧也逐渐变成主流处理方式。如今，中国已有千余座垃圾焚烧厂矗立，现代化的垃圾处理技术得到广泛接受。

康恒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正是中国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最开始，康恒要想在最短时间拿下市场，只能走“技术引进”这条路。2007年，公司账上总共只有一两千万元现金，康恒的高层决定“赌一把”——启动培训计划，派20名员工去日本学习排炉技术和设计。好在这一过程十分顺利，从第一次接触到正式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仅用了3个月；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首批赴日学员全部到位。培训结束，相对于国内其他模仿技术的企业，康恒已有研发优势，团队只用两年时间就拿下国内多个示范项目的设备订单，合同额冲进行业前三。到2012年，康恒在生活垃圾焚烧子行业内已稳居全国第一，并保持至今。

技术引进只是起点，康恒团队启动了“国产化降本”工程。当年上海江桥项目用的是进口设备，垃圾焚烧的吨投资高达100万~120万元，财政补贴压力巨大。康恒把日方技术逐步拆解、逐项国产化，经过四代升级，现在康恒运用第四代技术焚烧垃圾的吨投资降到50万~60万元，仅为欧洲、日本的一半，竞争力陡增。



在康恒投资的嘉兴垃圾焚烧厂，朱晓平（左6）接待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访问团

技术站稳后，产业基金又推了康恒一把。2014年中信产业基金入股，康恒由单一设备提供商转型为投资运营商。2015—2024年，康恒投资建设运营的焚烧厂数量从0增加到70余座，处理规模跃居全国第二，年均增长率行业第一，与光大等行业伙伴齐头并进，满足了国内垃圾处理的大部分需求。

当国内大规模建设接近尾声，近年来康恒又提前布局“出海”。2018年起，公司每年拿出500万~1000万元成立国际事业部，用5年时间组建了一支百人的海外市场团队，专攻东南亚和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另一方面，康恒也越来越深度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国际的垃圾处理协会上参与规则制定，让中国装备和中国标准真正走出去，把康恒的中国实践经验运用到世界。朱晓平对康恒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计划7—8年内在海外再造一个‘康恒’，通过中国的垃圾焚烧实践，使得中国企业和中国协会能够在世界上有自己的话语权，造福全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厚德铸风骨，实干凝诗篇

朱晓平对清华给予的成长养分十分感恩：一是“世界观”，二是“方法论”。

价值观的培育是潜移默化的，像是血脉烙印。他记得入学时老师反复讲梅贻琦校长“一切为学校”的故事，“厚德载物”四个字从此刻进心里；图书馆里随手翻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的著作，又让他一次次明白什么为顶尖、什么为高度、什么为正直；周末常去的圆明园已是大片荒芜，残垣断壁提醒他“落后就要挨打”，于是“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什么”

成为他前进的初心。朱晓平相信，从清华走出来的学生就应该“又高又正”。

其次，清华对学生多元化发展提供着方法论的帮助。学校允许工科生大量选修哲学、音乐、历史等学科，朱晓平因此养成文理兼修的习惯，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思想宇宙，也逐渐拥有做长久规划的耐心和底蕴。此外，这几年朱晓平也在系统性地收藏民国历史文物，和清华园的先贤们隔空对谈。他内心的文艺火苗不曾熄灭，也愿在未来几年投入更多精力，让这份热爱持续燃烧。

回望此前几十年的职业发展道路，朱晓平风轻云淡地总结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事先想清楚、想明白，可能就会好很多，不会很被动。”他也深深感谢时代给予的机遇，让康恒能够在自己的战略规划中一步步成长，并在今天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垃圾焚烧产业运营商。

如今朱晓平仍然在工作的一线拼搏，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康恒的海外战略依然是他心头的重要任务，他要把最好的技术、最成熟的管理运作呈现给国际市场，展现最新的垃圾焚烧行业服务；更要把垃圾焚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规则，伴随康恒的出海推向全球，为世界垃圾处理行业贡献中国人的智慧。

自清华生根发芽的精神坚持让朱晓平奋斗至今：一是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问——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点什么、贡献点什么；二是勇立潮头的豪气与使命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人理当拥有成为世界翘楚的雄心与勇气。

从上海青浦区乘车北上，如今已是45年过去，时代浮沉，但那个追随潇洒工程师之梦的少年，仍在长跑路上。